

增補資治通鑑

第二函
五十五冊

蘇子瞻

PDG

新刊趙田丁凡袁先生編纂皇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四

○西晉紀都河南洛陽近陝西故曰西晉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諱炎字安世河南人司馬懿之孫昭之子也襲封晉王未幾滅魏稱帝并蜀吳郡洛陽

在位二十五年而崩詩百十五○按司馬懿之孫昭正統必并蜀吳後混一寓內廼以帝制紀之前此推書晉王謹按綱目其例斷以太康元年為始云

張悌死節

綱庚子太康元年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

伐吳所向

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王皓出降○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

皆克

出橫江攻吳鎮戍戍傷遇反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積要害處積七

鐵鎖橫江

水消並有石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錐朱推反長丈餘暗置江中以

逆拒舟艦濬作大筏筏房越反為之篋後也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

鐵錐錐輒著筏而去著既略反置也又作大炬火把曰炬灌以麻油遇鎖

孫船眾畔親離王

諸行連無退勝敗

之勢固已昭然鐵

鎖錐雖安能為守

變船直下摧枯拉

朽不符燭照數計

大然斯云大炬燒

鎖手竟道訓江水

之中炬如何燃故

讀書只在達理

曠世一事

為見童時

為不相識

拔

吳王且夕可符而

帛幃者且謂宜俟

來冬若非預力排

章議為之主請主

漸離真略必為王

所製射安此應字

流東下成功刻且

平武帝公漸離

燃炬燒之須與融液斷絕融液氣上出於是船無所礙濬遂克由

陵荆門今荆州府夷道諸城杜預遣周旨等帥騎夜渡江襲樂鄉

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巴山在歸州巴東縣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

渡江也預遂克江陵預謂諸軍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猶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

又與王濬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通寇

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振整也旅衆也出日治兵卑者在前尊

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王使丞相張悌

沈瑩諸葛靚帥眾逆戰大敗靚迎弟欲共遁去悌流涕曰仲思諸葛

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使為卿家丞相所識諸葛

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耶靚流

涕張

節反任將不再議
至傾乎杜預徑造
建業之計實為扼
要不愧平吳首功

泊風利不得北

王濬入石頭城

張悌審於處死

賢者之知

難遇

張悌非吳

臣等一流

張悌可謂

烈丈夫

保天下國

家常正其

心

涕而去

後詔以為侍中固辭不
拜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涕遂為晉兵所殺并斬瑩等吳人

大懼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以請降濬州師過三山

渾濬人要濬整過論事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濬鼓譟入於石

頭名在金陵西北吳王皓面縛與親諸軍門降

發明孫皓罪浮於桀張悌知其敗亡而為之根不足以言智然

舉渾濬爭功今觀此書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結

胡致堂曰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故甚於報爵祿之寵以爵

謂觀其臨難致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

迹依倚正道收拾才望以美其譽既得所從乃盡變前之為反

轉之與蘇合哉又曰思保天下國家者常正其心使極於清

明莫能蔽欺則雖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配人劉秀騎牛足以與

復漢室何況中天下而立撫四海之眾孰得而窺覬之苟為不

然靈臺憤憤則棄賢保姦不恤百姓絕忠諫之路長禍亂之階

討逆直英

才

師友忠賢

吳文帝明而有勇

此羊太傅之功

張華以為進獨張華
必克
遺使餘吳
苛政

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江山足憑兵甲向衆亦不免於面縛啣壁爲臣虜也可不畏哉

歷年圖曰

破虜堅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蹠洛

揮馬箠以正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友

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體

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荆楊薄于南海傳神累世實

矣侯官景帝皆明慧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懷殘虐深於懷

紂求欲不

亡得乎

右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自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

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而流涕曰昔討逆策孫弱冠以一校尉創

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臣皆以爲未可轉

進獨張華

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刑楊隆吳苛政

孫皓愚闇數語差
強人意然以面縛

書法

書除苛政予晉
以吊民之師也

受降之人懼罪不
暇直云亦設此座
是自取禍至此時
能為此語必其不
降死社稷矣此語
恐非當時實錄

五月引見歸命侯皓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

久矣皓曰臣於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

方鑿人目剝人面皮

皓宴臣令沈醉或糾其
失者鑿其目剝其面皮

此何等刑也皓曰人

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

封拜平吳功臣

○時王濬之人建業也明日王渾乃濟江以

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

由是事得解渾與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

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自以功

大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

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

王渾私意謂是動
輒阻撓豈濬何種
縱指示可比安得
別為上功武帝既
知劉頌之失而不
能鑒別是非仍優
渾爵邑何以示大
公子

范通規諫
王濬何如

蘭生所以
屈廉頗

秦秀訟王
渚之屈

杜預安不
忘危
用兵制勝
諸將莫及

吳地甫平反側未
靖北境又多寇警
豈得高詭備兵此
武帝志滿淫荒之
漸杜預講武屯田
申明戎守可謂識

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

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藹

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渚能無愧乎渚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

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漏也補小博士秦秀等上

書訟渚之屈帝乃遷渚鎮軍大將軍馬按廉并之勝晉三帥皆讓

其不讓甚矣汝之晉書唐彬與渚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

必降未至建業三百里遂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

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言射無力

甲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

袁了凡曰羊祜杜預同朝氣合決策平吳實相後先而祜身不
知決策幃帳折衝俎豆固自有人
哉彼棄瓢轍策者終豈兼晉乎

詔罷州郡

兵

刺史知漢

氏故事

山濤諫撤

武局

刺史復兼

兵民之政

山濤名言

晉王胎謀

詔罷州郡兵。鑑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

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于戈韜戢皆藏也刺史分職皆知漢氏故

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

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

聽及永寧永寧晉惠帝年號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

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按

書山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然不能用

宋潛溪曰韜弓釁鼓然兵猶藏於農也奈何晉平吳之後遂去

州郡武備及永寧以後賊盜賊羣起州縣無備不能禽制蓋貽謀之不善也

陳止齋曰天下不可以近慮謀之也以近慮謀天下而不誤天

開也將以固且難合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於隄防其易開之隙亦不可撤其備而示以可乘之間昔晉之平吳非晉之福

之未善

也唐之得兩河於季世亦非唐之盛事也武帝後然自以為無虞不聽山濤之諫而去州郡之兵蕭詠段文昌之屬亦無永圖競為偃武之談以中穆宗偷安之微藩鎮甲士君彫月耗一旦盜起未寧禍發燕趙而國家無誰何之者晉禮遂以不久唐之故壤復陷盜淵鳴呼為天下慮而使淺謀卑見盜大平之名者為之天下之不為晉唐者亦幸矣

晉王選吳伎入宮

綱辛丑二年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

車晉王乘羊

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盜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

時人謂之三楊

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

知而不能改

帝王與天同運

發明計帝王兢兢業業夙寤晨興與天同運正所以為社稷生靈計耳晉武而知此將蚤夜不遑烏有遊宴後廷之失哉

帝王為社稷生靈計

丁南湖曰亡國之妖物取國者之所忌也故漢高捐棄秦之宮室婦女遂成四百餘年之大業董卓淫蒸漢之妃嬪

公主遂須臾而滅晉武帝平吳一統其業亦似漢高矣而納吳宮人其惡乃似董卓乎况羊車之制自此創作則荒淫之行莫

此為甚是以樂其淫者九年而即崩延其國者一傳而即壞予謂晉之大兵赫赫以滅吳而吳之妖女冥冥以滅晉此造化報施之巧非智士莫能窺也

郭欽論徙戎

鑑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鮮卑本山名東胡之別種多處之塞

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

戎狄彊獷彊暴橫也獷若犬歷古為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

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雜胡謂戎狄之在塞內諸郡者雜居不一峻四夷出入之

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長策

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吳養心曰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壬寅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

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

桓靈不聞此言有直臣固為勝之

楊等弄權以此言之始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

直臣固為勝之

鑑後將軍王愷

文明皇弟散騎常侍石崇

苞之子也

二人皆富於財競以

王愷石崇

奢侈相高

愷以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

鐵如意碎

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評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

先王之治

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粘米糖即節也如意車騎司

天下有制

之為用執之所以供指麾今三清殿道君所執其遺像也

錦絲步障豪奢家

馬傳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

或所不免珊瑚高

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士廣人稀而患不

至三四尺已涉奢

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者不見請轉相高尚無有窮

誕粘澳釜蠟代薪

極矣

為情理所必無當

丁南湖曰負且乘者致寇至臣而王食者國子家何王愷石崇

是傳聞過甚之詞

已極矣况闢之以誇天下耶昔觀愷以世家貴戚攘君劉民崇

鼓威而罔利此衆怨之所歸造化之所忌宜乎愷絕嗣而崇滅族也

張華名重一時

一時

綱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國尚書張華以才學文識名重一時

馮統語及

鍾會

善御知六

神機急之

宜

馮統儉王不足論

張華在諸人中特

因文學譽望傾動

一時期以公輔因

非其材日爲咤逆

則亦太過草惠以

爲華而不實自是

筆論

稽首曰陛下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因屏左右

而言之遂不徵華晉書吳之未滅牛斗間常有紫氣及吳平紫氣

郡口在豐城華補渙爲豐城令渙掘獄基四丈餘得一石函中有

雙劍題一曰龍泉一日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渙送一與華

留一自佩渙日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誅失劍所在渙卒其子華

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墮水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

各一晉書

是非久自見

賈充晉之遺孽

綱目以楊雄仕莽嘗書死以斥之若賈丈之陽合成濟顯行弒逆罪惡更非雄可比當時陳泰欲斬之以謝天子即充臨死亦欲以誦悔為憂乃竟與後負恩輸國之者開然逆賊君之

綱目夏四月魯公賈充卒○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校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昔鄧養外孫崧公子為後春秋書晉人滅鄧見襄六年莒嬴姓卽姒姓立異姓以為後滅亡之道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發明

賈充晉之趙穿耳然天理人心之固有充雖元惡至老病垂死方且自憂謚傳則是小人之心未始安於為惡也秦秀猶是為晉掩護不欲斥言之耳書法如此豈予之哉正以著晉氏崇獎好賊保全始終之意顯其志也

袁了凡曰

晉賈充宋秦檜皆無子然充妻欲後其甥而趣殺其之腹已以好臣姪人國亦以姪妻而滅其家天道哉

故騎常侍薛瑩卒

○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

君之流均予書卒

平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

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

即書法劉友益所云書楊雄死所以

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

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

賊之書明僧不空死所以夷之其說

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

恭脩慎不為詭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

尤為謬戾審如是則孟憲所謂齊東

不足復數觀望之處身本

末其四五之間乎

夷之人又王西夷之人又當何如茲

曰癸卯四年帝命太常議

崇錫齊王攸禮物博士庾亮秦秀等曰

特申明義例舉凡姦賊不臣如充與

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

惟宣王救急朝然後命召穆公名虎征

淵約此者悉以書死者書卒之誤

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

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六合

萬古中子大防不致陵夷漸滅用廢

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

平之基而更出之時以攸都督違舊章

凡以示臣儒而升著其說於此

矣祭酒曹志奏議謂曰古

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

而極自憂諒傳尤為千古笑談秦秀

皆身居朝廷沒世反葬及

其衰也雖有五霸迭興豈與周召之治

之議深得春秋褒

同日而論哉自義皇以來

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

貶大義言武乃以
私意更予美諡

問漢親疎

為用

齊王名過

其實

下其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表魏纔得沒身而周漢親疎為

用當如博士議帝大怒除曹志等名賜攸備物殊禮

綱大司馬齊王攸卒○鑑帝哀慟不已馮統曰齊王名過其實天

下歸之今日薨歿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書法

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賢也至親且賢徒以苟馮所請必欲出之以至嘔血而卒帝亦闇甚矣使齊王不死豈無益

於孱弱之嗣乎

鑑用辰五年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

立中正定九品何如

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

開劉毅論

銓次等級銓次考其才德而等第之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者則升之道義虧缺

中正之設於損政之

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敝日

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其一

劉毅疏中
正損政者
八

品八

梁論中正九品
為察院可以得
人而行之柄不
出朝廷之門而
為禍成勢所必至
耳故劉舉中選之
不可行與月則而
建等

魏舒先行
後言

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
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置三
也禁人訴訟使受枉不獲上聞四也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五
也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淨華而廢考績六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
第為九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
觀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
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
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

孫氏曰

中正之設有鄉舉里選之遺意凡毅所言皆是任不得

世之弊政使天下之銓曹責之宰相天下之考覈責之監司
則奇才俊士驟見擢用必將更張國是何至敗亡之速哉

丙午七年正月司徒魏舒罷○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

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書曰每與天下共論此事曰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奪我鳳凰池

國已西十年十一月尙書令荀勗卒○國最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任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尙書甚罔與惘悵有人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書省也諸君何賀耶

鑑初帝以才人

才人婦官名晉武帝采漢魏制於三夫人外置有才人秩比列侯之次

謝玖賜太子

生皇孫通

以律反

宮中嘗夜

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裾入

不可合路見八上

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

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國帝爲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賈志行清素命爲之傳賈以